

# 苏联青年作家小說集

(供内部参考)

# 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

上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

书号 181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7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  $\frac{1}{4}$  插页 4

1965年2月北京第1版 196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 3.3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目 次

## 上 册

### 瓦·阿克肖諾夫

到月球去的半路上..... 1

爸爸,拼一拼!..... 33

四三年的早餐..... 58

### 弗·馬克西莫夫

人活着..... 74

### 弗·沃依諾維奇

我要作一个誠实的人.....155

### 維·考涅茨基

再談戰爭.....249

### 艾·西姆

暴雨.....280

### 布·奧庫查瓦

真幸运,孩子!.....296

## 下 册

### 尤·卡札科夫

靜靜的早晨.....351

在小車站上 .....	369
夜 .....	377
峭壁下的房子 .....	396
藍与綠 .....	416
白海的老大娘 .....	455
在霧中 .....	465
北方日記 .....	473
在路上 .....	512
橡树林里的秋天 .....	519
亚当和夏娃 .....	535
<b>安·格拉季林</b>	
新年的第一天 .....	572
关于作者 .....	673

## 到月球去的半路上

瓦·阿克肖諾夫

“給您來杯咖啡好嗎？”

“好。”

“東方式的？”

“啊？”

“東方式的咖啡，”女服務員用唱歌似的聲音得意洋洋地說了這麼一句，便沿着過道輕飄飄地走去。

“不怎麼樣，一個普普通通的娘們兒，”吉爾比欽柯望着她的背影，暗自安慰自己。

“不怎麼樣，”他想，由於頭痛而皺緊眉頭。“只剩五十分鐘了。肩上就要通知降落了。在這個城市里根本就沒有人認識你。這個城市也不怎麼樣。普普通通的小城鎮。又不是莫斯科。也許有人會喜歡它，但是我，可能說非常喜歡它。去它的吧！也許下一次我會喜歡它的。”

昨天痛飲了一場。雖不能說是“爛醉如泥”，但也夠勁兒了。昨天、前天和大前天，都是因為巴寧這個壞蛋和

他那个最亲爱的姐姐。他們俩揩你的油，花你用劳动赚来的卢布。

大前天在南城飞机场上，吉尔比欽柯遇見了巴宁。他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假期恰好在同一个时候。一般說来，他跟巴宁是很少打交道的。在林业局大家总是宠着他，总是叫喊：“巴宁，巴宁！向巴宁看齐！”但是瓦列里·吉尔比欽柯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当然，这个姓他是知道的，这个人他也挺熟悉——电工巴宁，但是一般說来，这是一个不大惹人注意的人，尽管每逢节日人們便要把他捧得天花乱墜。

“好一个巴宁！好家伙，巴宁原来是这么个人。”

在林业局有些小伙子干活絲毫不比巴宁差，或許是在各方面有意讓他一手，但是領導上向来如此；他們要是看中了誰，就会围着他轉圈儿跳舞，这样的人不值得羨慕，倒是應該可怜他們。在巴尤科雷曾經有那么一个西尼岑，跟吉尔比欽柯一样，也是开摩托机車的。新聞記者們一下子看中了他，把他捧上了天。这个小伙子先是收集剪报，后来受不住了，便跑到奧哈市去了。但是巴宁却若无其事，他受得了。平时总是干干淨淨，十分机灵。簡直是个庄稼人，不声不响、不言不語的。去年春天漁业联合工厂从大陆上送来二百个到了出嫁年齡的姑娘——切魚的季节工。小伙子們准备到她們那里去玩儿，大家吵吵嚷嚷地爬上汽車，……可是一看：巴宁坐在汽車的角落

里，老老实实，一声不响。

“哼，巴宁……”

在南城飞机场上巴宁像见到老朋友似的，一下子扑到了吉尔比欽柯身上。他簡直乐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叫起来，說他十二分地高兴，在伯力他有个姐姐，他姐姐那些女朋友都是天下第一号的小姑娘。他把这一切描繪得淋漓尽致，使吉尔比欽柯感到眼前发黑。自从漁业联合工厂那些姑娘走后，整整一冬天他只看見过两个女人，說得准确些，是两条上了年紀的鰻魚——一个女記工員和一个厨娘。

“嘿，你呀，巴宁，巴宁……”

在飞机上他一个劲儿向飛行員喊：

“喂，駕駛員，加点儿煤吧！”

他变得簡直認不出来了，这个諷刺家！

“我給你加了不少，巴宁！”

巴宁姐姐住的那幢房子，从雪堆后面刚刚露出一点头頂。这条高崗上的大街，虽然有專門的机器来打扫，但是路旁的积雪沒有运走，把低矮的房屋挡得几乎看不見了。房屋就像蹲在壕沟里似的。在冻得嘎巴嘎巴的冷空气里，一道道青烟直立在烟囱上面，天綫和挂着椋鳥巢的杆子呈现出歪歪斜斜的綫条。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乡村街道。很难令人相信，在这条高崗上的大街上会有无軌电車。



吉尔比欽柯在航空港里便有些发呆了，他看到一长排带綠灯的汽車和食堂的玻璃墙，透过玻璃上的霜花传出来一阵阵挺了不起的爵士音乐。在中心大街的一家美味食品店里，他大大地破費了一番。他大大地掏出五十卢布一张的綠鈔票，嘻笑着把酒瓶塞进衣袋里，抱起一大抱罐頭。巴宁这个快活家伙，比吉尔比欽柯笑得还有劲儿，他只管接住干酪和罐頭，后来和經理交涉了一番，搞到一大串香腸。巴宁和吉尔比欽柯坐上出租汽車，把各种各样的食物和好几瓶切禱-印古什出产的白兰地塞进車廂，来到他姐姐家里。一般說来，他們到她这儿来不是空手了。

吉尔比欽柯走进屋里——他那毛茸茸的皮帽子直頂到天花板上，——把东西放到用白色凸紋布的被子盖着的床上，直起身来，便在鏡子里看到自己的紅紅的、瘦削的、不好看的面孔。

巴宁的姐姐拉利斯卡胖胖的，一望而知是个护士。她已經在替他解大衣鈕釦，一边还念叨着：

“我弟弟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后来她穿上了大衣和高筒套靴，搖搖摆摆地不知到哪儿去了。

巴宁可忙起来了，又是螺旋拔塞錐，又是刀子，而吉尔比欽柯只是四下里观看。室内的陈設是很文雅的：一个鑲着玻璃鏡子的小衣柜、一个五屨柜、一台带电唱机的

收音机。五屉柜頂上挂着伏罗希洛夫的肖像，这肖像还是战前的呢，沒戴肩章，只有带元帅金星的領章；肖像旁边是一张用鏡框鑲起来的奖状：“獎給共和国国内警卫部队的优秀射手，以表彰其在軍事訓練和政治学习中的优异成绩。列宁格勒市区軍事教官集訓班”。

“这是老头子的奖状，”巴宁解釋說。

“怎么，他在警卫部队里当过差嗎？”

“沒干多久，”巴宁叹息地說。“死了。”

不过，他並沒有十分伤心，馬上就放起唱片来。唱片都是熟悉的：《里奥里塔》、《黑海的海鷗》，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法国歌曲——三个汉子用不同声部唱的合唱，他們唱得那么漂亮，就像他們走遍了全世界，看到过許多你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拉利斯卡带着一个女朋友回来了，她叫托瑪。拉利斯卡开始整理桌子上的东西，不时地跑进跑出，从厨房里端来一些黄瓜啦、蘑菇啦，而托瑪一下子坐在角落里，像石像似的一动也不动，把双手放到膝盖上。跟她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吉尔比欽柯很难設想，他极力不去看她，而每次看她的时候，便感到眼前发黑。

“手脚都冻僵了，咱們現在該喝两杯了吧？”巴宁带着一种神經質的快活叫道，“請入席吧，女士們，先生們。”

吉尔比欽柯吸着“苏維埃乌克兰 40 年”的长长的帶紙嘴的香烟，一边吸一边吐烟圈儿。拉利斯卡咯咯地笑

着，伸出小拇指来穿这些烟圈儿。在这低矮的房间里空气很闷人。吉尔比欽柯的脚在毡靴里发潮了，大概就是它们蒸发出来的潮气。巴宁和托瑪跳着舞。托瑪一晚上一句話也沒說。巴宁俯在她耳边私語了些什么，只見她那紧紧閉攏的嘴唇做出似笑非笑的样子。这个姑娘身材苗条，卡普隆上衣里面透露出粉色的汗衫来。吉尔比欽柯觉得眼前现出许许多多发黑的橙黄色的圈圈儿，在这些圈圈儿里，牆壁啦，伏罗希洛夫肖像啦，五屨柜上的小像啦，都渐渐扩大起来，变得恍惚迷离，連他自己吐出的烟圈儿也上下跳动着，而拉利斯卡的小拇指画出一些不可理解的符号。

巴宁和托瑪到另一个房間去了。只听见門上的暗鎖在他們身后咔嚓一声，輕輕鎖上了。

“哈哈，”拉利斯卡笑了起来，“您怎么不跳舞呢，瓦列里？应该跳跳舞哇。”

唱片放到头了，一陣寂靜籠罩了房間。拉利斯卡斜眯着栗色的眼睛瞟着他。从隔壁的房间里传来一陣陣低抑的尖叫声。

“您呀，瓦列里，只会给人带来吃的东西，不能给人带来快乐，”拉利斯卡娇声地笑了，吉尔比欽柯突然发现她已經快三十了，她是飽經世故的。

她走到他身边，低声地說：

“来，我們跳舞。”

“我穿着毡靴呢，”他說。

“不碍事，来吧。”

他站起身来。她放好唱片，于是三个法国小伙子用不同的声部唱起合唱来，在这散发着蕃茄味儿和切禪-印古什白兰地酒气的房間里，这歌声訴說着他們走遍了全世界，看到許多你根本不会看到的東西。

“我可不要这个，”吉尔比欽柯嘎声地說。

“怎么？”拉利斯卡叫了起来。“这是頂呱呱的唱片了！最时髦不过！”

她在房間里旋轉起来。她的裙子圍繞着大腿上下翻飞。吉尔比欽柯取下了唱片，換上《Rio-Rita》。然后一步跨到拉利斯卡身旁，抓住她的肩头。

向来都是这样：每当那些手指在黑暗中滑过你的脖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月球的手指，你再也不管你身旁躺着的是个什么样的破烂貨，——当那些手指撫摩你的脖子（应当制止她了）之后，反正都是一样——你会觉得……不論你怎么觉得，那月球却高高地挂在天上，透过帶霜花的玻璃很像一块大得奇怪的蛋黃，但是“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你不必欺騙自己，指望将来“这个”会出现，——你已經二十九了，你的全部生活，不論它是不順利的或是順利的，也不論它是美妙的、热烈的或是冷酷的，不論它是什么样子，只要那些手指在黑暗中撫摩你的脖子，你就会觉得这……

“你是哪年生的？”女人問道。

“三二年。”

“你是司機嗎？”

“嗯。”

“掙錢很多吧？”

吉尔比欽柯划亮了火柴，一下子看見她那张圓臉和眼梢向下搭拉的栗色眼睛。

“与你什么相干？”他点着了烟。

早晨，巴宁穿着中国式的棉衣在屋里踢里跋拉地跑来跑去。他往茶杯里挤黄瓜汁，把挤瘪了的黄瓜皮扔到盘子里。托瑪坐在角落里，跟昨天一样穿得整整齐齐，默默不語。吃过早飯，她和拉利斯卡上班去了。

“咱們玩得挺帶劲儿呀，是不，瓦列里？”巴宁討好地笑了笑。“好了，走，看电影去。”

他們一連看了三个片子，后来又趑进美味食品店，吉尔比欽柯又大大地破費了一番，大把地掏出紅色鈔票，把干酪和罐頭塞了巴宁滿怀。

就这样度过了三天三夜，而今天早晨姑娘們走掉之后，巴宁突然說：

“这么說，咱們成亲戚了，瓦列里？”

吉尔比欽柯一下子被黄瓜汁噎住了。

“什么——？”

“你說什么！”巴宁突然大叫起来，“你沒和我姐姐睡

觉怎么的？你痛快說吧，什么时候举行婚礼，要不，我就向领导上反映。这叫做道德败坏，明白了嗎？”

吉尔比欽柯隔着桌子照他的颧骨就是一拳。巴宁一下子摔倒在角落里，但他立刻跳起来，抓起一把椅子。

“你这混蛋！”吉尔比欽柯怒吼着，向他扑去。“要是見一个破烂貨就娶一个……”

“囚犯！”巴宁尖叫起来。“胡涂虫！”便抛椅子打他。

于是吉尔比欽柯把他教訓了一頓。当巴宁抓起光板羊皮袄，跑到街上的时候，吉尔比欽柯由于气忿、激动和发疯般的苦悶而打着牙崩鼓，一下子拽出皮包，把自己的东西扔进去，穿上大衣，套上光板羊皮袄，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打着領带，身穿一件漂亮的北美牧人式的翻領格布衫），在上面草草写道：“拉利斯卡留念。永志不忘。”放到拉利斯卡的房間里的枕头上面，便走了出来。在院子里巴宁一边啐着，一边罵娘，放开了一条发疯了似的公狗。吉尔比欽柯一脚把狗踢开，便走出了柵門……

“咖啡怎么样，还可口嗎？”女服务員問道。

“不錯，有点儿作用，”吉尔比欽柯叹了口气，撫摩一下她的手。

“別这样，”女服务員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候宣布放行了。

吉尔比欽柯怀着輕松愉快的心情，跨着有力的大步

向飛行場地走去。繼續前進！前進，前進！好容易得到一次休假，可不能在這悶人的小矮房裏，在蘑菇和荷蘭干酪堆裏蹲着。有些小伙子整個假期都是在那種小房裏度過的，但他可不是傻瓜。他要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百貨公司買上三套西服和一雙捷克皮鞋，然後繼續前進，到黑海去——“海鷗呀，黑海的海鷗，我的夢想，”——他要吃羊肉大餡餅，脫掉大衣，只穿着西服散步。

在這一剎那，他彷彿以第三者的身份觀察自己——身材高大，結實有力，穿着大衣和光板羊皮袄，戴着麝鼯皮帽，腳上穿着毡靴，你看，這步伐多麼矯健。有一個娘們兒去年夏天曾經和他有過一段事兒，她說他的臉型很像印度的元首。這個娘們兒還是地質勘探隊的隊長呢，真想像不到！這個安娜·彼得洛夫娜倒是個好人，好像還是個副教授什么的。她經常給他寫信，而他在回信裏寫道：“您好，可尊敬的安娜·彼得洛夫娜！您所熟悉的瓦列里·吉爾比欽柯向您問候……”以及其它亂七八糟的。

在旋轉柵門前已經聚集了一大堆乘客。在不遠的地方，拉利斯卡穿着高筒套靴往上跳着找他。她臉色蒼白、發青，嘴唇塗得猩紅，衣領上的一枚奔跑的小鹿形狀的別針，顯得十分愚蠢。

“你來作什麼？”吉爾比欽柯問。

“透——透透你，”拉利斯卡勉強說了出來。

“告訴你說，咱們拉倒吧，”他用手掌比作一刀兩斷的

手势。“你跟你弟弟揩了我三天油——够了，咱俩也别胡扯了……”

拉利斯卡哭起来了，于是吉尔比欽柯害怕了。

“哎，你这是怎么說的，这是怎么說的……”

“哼，我們揩你油了，”拉利斯卡喃喃地說，“我們可揩你油了……好，够了……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是怎么想的……我就是这样的人……难道我就不可以爱你嗎？”

“拉倒吧。”

“我偏要爱，偏要爱！”拉利斯卡几乎叫了起来。“你呀，瓦列里，”她凑到他跟前，“你跟誰都不一样……”

“我跟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吉尔比欽柯渐渐地咧开嘴笑了。

拉利斯卡轉过脸去，哭得更起劲儿了。她那可怜的身子整个儿顛抖起来。

“哎，你这是怎么說的，这是怎么說的……”吉尔比欽柯不知所措了，用手去撫摩她的肩膀。

就在这时候，人群排队向飞行場地走去了。于是吉尔比欽柯头也不回地走去，心里想他十分可怜拉利斯卡，她对他說来已經不是陌生的了，不过說起来，每一个女人对他說来都有可能不是陌生的，他天生就是这种糟糕的性格，而事情过后便会忘得干干净净，于是一切都正常，正常。正常——就完了。

他在乘客中間大踏步地走去，眼睛望着那等待着他的



的、在阳光下閃爍發光的飛機，於是馬上把一切——在這兒住的三天的全部醜態的事和撫摩自己脖子的手指全都忘得乾乾淨淨了。這套玩意兒收買不了他。向來就是如此：他是收買不了的，他的心是打不動的。他曾經遇見過不少好的女人。他跟許多非常好的女人有過交情。比方說那個副教授，就是個非常好的人。她們都愛上了他，於是吉爾比欽柯明白了，這不是由於他的冷酷，而完全是另外一種原因，或許由於他的沉默寡言，或許由於每一個女人都想成為他意外獲得的寶貝，因為她們在這些剎那間必是覺得他好像一個盲人，伸出雙手向前摸索着走路。但是他總是這樣對自己說：你們這套玩意兒收買不了我，也打不動我的心，有過一段交情——就拉倒吧。於是一切都正常。正常。

飛機龐大得嚇人。它儼如一艘巡洋艦，又大又沉。吉爾比欽柯從來沒有坐過這種飛機，因而一種贊美之情不免令他口噤目呆了。他所最喜愛的東西就是技術。他沿着高高的舷梯爬上去。一個姑娘——隨機服務員，穿着藍色西服，戴着船形小帽，看了看他的票，便告訴了他的座位。他的座位在第一個艙里，但是上面已經坐着一個不知何許人物，戴着眼鏡，頭上戴着土耳其帽子。

“喂，躲開，”吉爾比欽柯用和氣的口吻說道，並給戴眼鏡的看了一下飛機票。

“您不能在我的座位上坐坐嗎？”戴眼鏡的問。“我坐